

教授一直堅持著，我則不斷地告訴他，說了又說：「教授，您要注意，她們是簡單的女孩子……道地鄉下坯子……當心您的做法。……最好您還是找一個羅馬的女孩子。西奧西里亞的女孩委實是鄉下姑娘、農家女、土包子。」這最後的字眼特別使他高興。「土包子，正合我需要。……至少她們不會耽於閱讀漫畫。……土包子才好呢。」教授是個老人，蓄鬚，額下還有一撮山羊鬚，都已花白了。他在中學教書。不過他主要的工作卻是考古。每逢星期天，以及有閒暇時，他總要出去，這兒溜溜，那兒逛逛，去艾賓安道、或是古羅馬公廨、或是卡拉卡勒溫泉，勘察那些羅馬的廢墟。在他的屋子裏，那些考古學書和同類的書，堆置得如同書店；進門就堆起，用綠帷帘遮著，直到屋裏，除了浴室廚房，每處走廊、房間、壁凹，全都是書。他視它們有如珍寶；對於旁人，則如薔薇之香氣，誰去觸摸它們，準要吃苦頭。他有那許多書，看來他不可能讀得完，而他從不感到足夠，在不上課、或是不在家裏授徒、或是沒去勘察廢墟的時候，他便到舊書肆去，或是在賣舊貨的手推車搜尋，回家時臂下總是挾著大包大捆的書。說實在，他蒐集它們，就像一個孩子蒐集他的郵票。可是，他怎會瘋狂到這種程度而要一個我的鄉下的女子來做女傭，在我看來，委實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。他說她們比較老實，頭腦裏不會有愚蠢的念頭。他說看到那些臉頰宛如紅蘋果的農家女於他甚有裨益。他說她們是好廚娘。末了，他沒一天不伸頭到門房的小屋裏，老是探詢西奧西里亞的不識字鄉下姑娘。我曾寫信回家給我的教父說過這件事，他說他知道剛好有個合適的人——一個鄰村梵樂柯的姑娘，名叫杜姐，還不滿二十歲。不過，我的教父在信裏告訴我，她不識字也不會寫。而我又寫了信告訴他，這正是教授所要的人——一個文盲。

杜姐由我的教父在一個晚上陪送來到羅馬。我去車站接她。我一眼就瞧出她是個道地的鄉下姑娘，那種幹一整天活而不停下來喘口氣、或是頭上頂著五十磅重的籃子上山下坡面不改色的女人。她有著教授所喜愛的那種紅臉頰；黑眉鎖在一起，在她的前額形成一道橫槓；和一個圓面龐；同時，她笑起來的時候，露出一副緊密的小白牙——它們是西奧西里亞女人使用錦葵葉擦清潔的。她身上的衣服倒不鄉氣；不過，她走路的樣子卻是西奧西里亞那種女人的步態，慣於以她們沒有後跟的鞋在地上重重地踩她們的腳底板；同時也有那種健壯的小腿肌，被涼鞋的帶子繞綁著，看來很美妙。她手彎裏提著一個小籃，她說是給我的；裏面是一打新鮮鵝蛋，用稻草裹著，覆上無花菜葉。我告訴她要她送給教授，庶幾使他對她產生一個好印象；但她回說她可沒想到那位教授，因為，作為一位紳士，自然有他自己的鵝會替他下蛋。我大笑起來。就這樣，我們一問一答隨即上了電車，我發現她是個道地的土包子；她從未看見過一輛電車，或是七層樓的一幢房子。土包子，委實是教授所要找尋的土包子。

我們到達公寓時，我先帶她到門房去爲她介紹我的妻子；隨即乘電梯到教授的那一層樓。他親自來開門，因爲他沒有傭人，尋常是我的妻子幫他洗滌做飯。我們進去時，杜姐雙手捧著那籃子，說：「教授，這個給你，我帶了一些新鮮鵝蛋給你。」我對她說：「妳不能稱教授『你』。」可是教授卻鼓勵她：「不，妳儘管對我稱『你』好了，我的姑娘……」；同時，他向我解釋，這個「你」字是羅馬字的「你」，是屬於古代羅馬人的「你」，他們像西奧西里亞人一樣，並不知道現代的「您」的稱呼方式，他們對待任何人都出以不虛假的方式，猶如是一家人。教授隨即把杜姐帶進廚房，那是個大房間，有一架煤氣灶，鋁質的有柄小鍋，應有盡有，都是事實上必需的東西。他向她說明怎樣使用它們。杜姐靜靜地、一本正經地聽著。然後，應聲說道：「可是我不懂得烹調。」

教授驚愕地說：「妳說什麼？……我聽說妳會烹調。」

「在鄉下，」她說，「我的工作……是在山裏掘地。自然，我們會煮點食物，不過只是爲了有東西吃就是了。……我從未有過像這樣的廚房。」

「你們是在哪裏做飯的？」

「在小屋裏。」

「呃，」教授說，撚著他的鬚，「我們也就是在這裏做飯，也是弄點兒吃的。……現在，譬如妳是替我燒一頓晚飯，給我弄點吃的，妳怎麼做呢？」她笑著說：「我會給你煮一些通心粉和蠶豆。然後，你會有一杯酒。……然後——哦，是了，也許還有一些硬殼果，或是一些乾無花果。」

「就是這些了，是嗎？……沒有二道菜？」

「你說什麼，二道菜？」

「我的意思是說，沒有第二道菜——像魚啊，或是肉啊？」

這回她爆出毫無虛飾的大笑。「可是，你吃了一盤通心粉和蠶豆加上麵包，還不夠嗎？你還要什麼？……我不明白，我整天掘地只吃一盤通心粉和一些蠶豆加點麵包……而你並不工作。」

「噢，我工作的；我讀書、研究、寫作；我也工作的。」

「好，好，你說你工作就算是你也工作……但我們才是真正的工作。」

總之，教授所說的「第二道菜」，她不信有它的必要。末了，經過一番討論，決定由我的妻子上來向杜姐作一個時間的烹飪示範。於是，我們去到那間女傭房間，那是一間可以瞭望下面庭院的好房間，有一張床，一個五屜櫃和一個衣櫥。她四下裏一望，立刻說：「我一個人睡嗎？」

「妳要跟誰一起睡？」

「在家裏，我們五個人睡一間房。」

「這房間整個是妳的。」

最後，我叮嚀她要好好地做她的事，因爲，我不僅對教授有責任，並且對我要求送她來的我的教父也有責任。然後，我才離開。在我出來時，我聽見教授向她說明：「妳注意，妳得每天用雞毛撻和拂塵清除這些書上面的灰塵。」她跟著問：「你拿這些書來做什麼？它們對你有什麼用？」而他回說：「它們對我，就像

妳在家裏妳的鏟子對妳一樣……我用它們來工作。」「是的，」她說，「可是我只有——一把鏟子。」

打那天起，教授經常到門房來，不時告訴我一些杜姐的新聞。說實在，他不像以前那麼高興了。一天，他對我說：「她是個鄉巴佬，一個道地的鄉巴佬。……你知道她昨天做了一件什麼事？她從我桌上拿了一張我的學生的作業紙，去做酒瓶塞子。」「教授，」我說，「我早就警告過你……真正的鄉下坯子。」「是的，」他歸結說，「但她卻是個可愛的姑娘……又良善、又殷勤……真是個可愛的女孩。」

這可愛的女孩，我用他對她的稱呼，沒多久便轉變為一個跟別的女孩一樣的女孩。她得到薪酬後，便為自己買了一套兩件頭的衣服，於是使她看起來像個真正的年輕小姐。接著，她又買了幾雙高跟鞋。然後，又買了一個手提袋，是冒充鱷魚皮的。她同時還剪掉了她的長髮髻——實在可惜。不假，她仍然兩頰紅似兩枚蘋果，因為這是不會像別的生長在城市中的女孩那樣容易變成蒼白的；而它們確是一個吸引人的原因，不僅是對那位教授一個人。我第一次見她跟那卑劣的馬利奧——那住在四樓的一位夫人的司機——在一起時便對她說：「妳得要小心，他不是妳合適的人……他對妳講的話，對他所有的女朋友都是那樣說的。」她回說：「他昨天駕車帶我到馬里奧山去。」「嗯，還有什麼？」「坐汽車兜風真好玩。……還有，你看他送給我這個。」她拿出一枚鑲著一隻小白象的別針給我看，那是費奧里地方的小販售賣的便宜貨。「妳是個無知的女孩，」我告訴她，「妳不知道那個人牽著妳的鼻子……而且，他不應該開不是他自己的車子帶妳出去玩。……要是那位太太知道，他就麻煩了。妳要小心，我再告訴妳一遍，要小心。」可是，她只是笑笑，依舊跟馬利奧出去。

隔了兩星期，一天，那位教授從門房伸進頭來，把我叫在一旁，放低聲音對我說：「噯，喬凡尼——你說那個女孩很老實的，是不是？」「我擔保是的，教授。無知，但卻老實。」也許那樣，他懷疑地說，「不過我有五本貴重的書不見了。……我不要像……」我再度抗議說那不會是杜姐，並且保證他一定會找到那些書。不過，我承認，我可憂慮起來了。同時，我決定留神注意她。幾天後，一個晚上，我瞧見杜姐跟馬利奧一同走入電梯，他說是到四樓去聽那位夫人的差喚——那是個謊，因為她在一小時前便出去了，而他是知道的。我由他們上去。隨後我也乘電梯到教授的那一層樓去。剛好他們沒把房門關上，因此我得以跟著走了進去。在過道上我就聽見他兩個在書房說話。我知道我沒料錯。我很慢地躡足過去，打門外張望裏面，我看見了什麼？馬利奧，爬上一張靠著書架的椅子，伸手去取靠近天花板下面的一列書；而她，那個紅頰的小聖人，替他扶牢椅子，在說：「那上邊的一本……那本可愛的大書……那皮面的可愛的大書。」

於是，我退身在門外說：「做為好哇，杜姐。……好哇，你們倆。……我現在可把你們逮著了。……教授告訴我有這樣的事，我還不信。……真幹的好哇。」

你可曾見過一隻貓被人從窗口澆一桶冷水到她身上的情景嗎？那恰像此時情形，馬利奧一聽見我的聲音，便跳下椅子一溜煙跑了，剩下我跟杜姐。我於是向她說了一番話，這話會使多數的女孩子大哭的。但那不算什麼；對西奧西里亞

女子又是另一回事。她俯著頭聽著，不置一聲，然後，她抬起眼來，它們完全是乾的，說：「誰偷他？我買東西一向都把餘錢全數給回他。……我沒有做別個廚娘所做的事，她們每一樣東西都多報兩成價。」

「妳卑鄙的女孩。……妳不是在偷書嗎？這不叫做偷盜嗎？」

「可是他有這許多書。」

「不管多不多，妳不能動它。……妳記住，要再是給我抓住，妳回家去，加倍快地滾回去。」

這時，她立刻反抗了，頑固地，看不出有何理由要承認她是犯了偷竊罪。可是，隔了幾天，她來到門房，臂下挾了一包書。「它們在這兒，」她說，「這是教授的書。……我把它們買回來了，他現在不能再控訴什麼了吧。」

我對她說，她做得很對。我心裡在想，她畢竟是個好女孩。那完全是馬利奧的過。我同她乘電梯上樓，幫她把那些書放回原處。正在我們打開紙包時，教授走了進來。

「教授，」我說，「這是您的書。……杜姐取回來了。……她把它們借給一個朋友看裏面的圖照。」

「很好，很好。……我們不會再提這回事。」

他外衣也不脫，帽子也不摘，就俯身去書上。他拿起其中一本，翻開它，隨即叫了出來：「這不是我的書呀！」

「您說什麼？」

「我的是一些考古學的書，」他接口說，急切地翻看另外幾本。「而這是五本法律書——零碎不全的。」

「妳可以告訴我妳是怎麼搞的嗎？」我對杜姐說。

她這一來可激烈地抗議了。「我拿去五本，我拿回來也是五本。……什麼不對？我為它們花了一大筆錢——比我賣去的錢還多得多。」

教授詫異得張開嘴巴合不攏來。望望我，又望望杜姐，沒說話。「你再看看，」杜姐繼續說，「它們是同樣的書皮，而且更好些。……你瞧瞧……它們的斤兩也一樣；我秤過，一共四公斤半——跟你的完全一樣重。」

教授一聽這話，開始大笑起來，不過那是一種苦笑。

「書不是論斤的，像——像小牛肉，」他說，「每一本書跟另外一本都不相同。……我要這些書幹什麼用呢？……妳明白嗎？每一本書包含著不同的內容……由不同的作者寫的。」

沒有法子叫她明白。她又重複說，倔強地：「這是五本書，五本就是了。……它們是裝釘好的，跟你的完全一樣。……我只知道這點。」

長話短說，於是教授遣她回廚房去，他說：「去燒妳的飯吧……夠了……我不想生氣。」隨後，她走開後，他對我說：「她是個可愛的女孩，我很抱歉……不過實在太土包子了。」

「是您要她的，教授。」

「未琢之璞，」他說。

杜姐一面在教授家幫傭，一面在找尋別的工作。終於，她在同一條街的一月牛乳店找到一份洗碟盞的差使。時常，她還來門房看望我們。關於書的事，我們都不再提起。可是，她卻告訴我說她是在學習讀書和寫字了。

-----（完）